

論衡

十一之三

青淵文庫

第 共

第

架 號 冊

論衡卷十一

談天篇

儒書言其工與顓頊爭爲天子不勝怒而觸不周之
山使天柱折地維絕女媧銷煉五色石以補蒼天斷
鼇足以立四極天不足西北故日月移焉地不足東
南故百川注焉此久遠之文世間是之言也文雅之
人怪而無以非若非而無以奪又恐其實然不敢正
議以天道人事論之殆虛言也與人爭爲天子不勝
怒觸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維絕有力如此天下無



讀本記

敵以此之力與三軍戰則士卒螻蟻也兵革毫芒也
安得不勝之恨怒觸不周之山乎且堅重莫如山以
萬人之力其推小山不能動也如不周之山大山也
使是天柱乎折之固難使非柱乎觸不周山而使天
柱折是亦復難信顓頊與之爭舉天下之兵悉海內
之衆不能當也何不勝之有且夫天者氣邪體也如
氣乎雲烟無異安得柱而折之女媧以石補之是體
也如審然天乃玉石之類也石之質重千里一柱不
能勝也如五嶽之巔不能上極天乃爲柱如觸不周

上極天乎不周爲其工所折當此之時天毀壞也如
審毀壞何用舉之斷鼇之足以立四極說者曰鼇古
之大獸也四足長大故斷其足以立四極夫不周山
也鼇獸也夫天本以山爲柱其工折之代以獸足骨
有腐朽何能立之久且鼇足可以柱天體必長大不
容於天地女媧雖聖何能殺之如能殺之殺之何用
足可以柱天則皮革如鐵石刀劍矛戟不能刺之彊
弩利矢不能勝射也察當今天去地甚高古天與今
無異當其大缺天之時天非墜於地也女媧人也人

雖長無及天者。夫其補天之時。何登緣階據而得治之。豈古之天若屋無之形。去人不遠。故其工得敗之。女媧得補之乎。如審然者。女媧多前齒爲人者。人皇最先。人皇之時。天如蓋乎。說易者曰。元氣未分。渾沌爲一。儒書又言。溟滓濛濛。氣未分之類也。及其分離。清者爲天。濁者爲地。如說易之家。儒書之言。天地始分。形體尚小。相去近也。近則或枕於不周之山。其工得折之。女媧得補之也。含氣之類。無有不長。天地含氣之自然也。從始立以來。年歲甚多。則天地相去廣。

狹遠近。不可復計。儒書之言。殆有所見。然其言觸不周山而折天柱。絕地維。銷煉五石補蒼天。斷鼇之足以立四極。猶爲虛也。何則。山雖動。其工之力不能折也。豈天地始分之時。山小而人反大乎。何以能觸而折之。以五色石補天。尚可謂五石若藥石治病之狀。至其斷鼇之足以立四極。難論言也。從女媧以來久矣。四極之立。自若鼇之足乎。

鄒衍之書言。天下有九州。禹貢之土。所謂九州也。禹貢九州。所謂一州也。若禹貢以上者。九焉。禹貢九州。

方今天下九州也。在東南隅。名曰赤縣神州。復更有八州。每一州者四海環之。名曰裨海。九州之外更有瀛海。此言詭異。聞者驚駭。然亦不能實。然否相隨。觀讀諷述以談。故虛實之事。竝傳世間。真偽不別也。世人惑焉。是以難論。案鄒子之知。不過禹禹之治洪水。以益爲佐。禹主治水。益之記物。極天之廣。窮地之長。辨四海之外。竟四山之表。三十五國之地。鳥獸草木金石水土。莫不畢載。不言復有九州。淮南王劉安召術士伍被。左吳之輩。克滿宮殿。作道術之書。論天下

之事。地形之篇。道異類之物。外國之怪。列三十五國之異。不言更有九州。鄒子行地。不若禹益聞見。不過被吳才非聖人。事非天授。安得此言。案禹之山經。淮南之地形。以察鄒子之書。虛妄之言也。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崑崙。其高三千五百餘里。日月所於辟。隱爲光明也。其上有玉泉華池。今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睹本紀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禹本紀。山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夫弗敢言者。謂之虛也。崑崙之高。玉泉華池。世所共

聞張騫親行無其實案禹貢九州山川怪奇之物金玉之珍莫不悉載不言崑崙山上有玉泉華池案太史公之言山經禹紀虛妄之言凡事難知是非難測極爲天中方今天下在禹極之南則天極北必高多民禹貢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此則天地之極際也日刺徑千里今從東海之上會稽鄞鄞則察日之初出徑二尺尚遠之驗也遠則東方之地尚多東方之地尚多則天極之北天地廣長不復訾矣夫如是鄒衍衍之言未可非禹紀山海淮南地形未可信也鄒衍

宋本刺作刺

曰方今天下在地東南名赤縣神州天極爲天中如方今天下在地東南視極當在西北今正在北方今天下在極南也以極言之不在東南鄒衍之言非也如在東南近日所出日如出時其光宜大今從東海上察日及從流沙之地視日小大同也相去萬里小大不變方今天下得地之廣少矣雒陽九州之中也從雒陽北顧極正在北東海之上去雒陽三千里視極亦在北推此以度從流沙之地視極亦必復在北焉東海流沙九州東西之際也相去萬里視極猶在

北者地小居狹未能辟離極也日南之郡去維且萬里徒民還者問之言日中之時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度之復南萬里日在日之南是則去維陽二萬里乃爲日南也今從維地察日之去遠近非與極同也極爲遠也今欲北行三萬里未能至極下也假令之至是則名爲距極下也以至日南五萬里極北亦五萬里也極北亦五萬里極東西亦皆五萬里焉東西十萬南北十萬相承百萬里鄒衍之言天地之間有若天下渚九案周時九州東西五千里南北亦五

千里五五二十五一州者二萬五千里天下若此九之乘二萬五千里二十二萬五千里如鄒衍之書若謂之多計度驗實反爲少焉

儒者曰天氣也故其去人不遠人有是非陰爲德害天輒知之又輒應之近人之效也如實論之天體非氣也人生於天何嫌天無氣猶有體在上與人相遠祕傳或言天之離天下六萬餘里數家計之三百六十五度一周天下有周度高有里數如天審氣氣如雲烟安得里度又以二十八宿效之二十八宿爲日

月舍猶地有鄴亭爲長吏廨矣鄴亭著地亦如星舍著天也案附書者天有形體所據不虛猶此考之則無恍惚明矣

說日篇

儒者曰日朝見出陰中暮不見入陰中陰氣晦冥故沒不見如實論之不出入陰中何以效之夫夜陰也氣亦晦冥或夜舉火者光不滅焉夜之陰北方之陰也朝出日入所舉之火也火夜舉光不滅日暮入獨不見非氣驗也夫觀冬日之出入朝出東南暮入西

南東南西南非陰何故謂之出入陰中且夫星小猶見日大反滅世儒之論竟虛妄也儒者曰冬日短夏日長亦復以陰陽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耀故日出輒無鄣蔽冬陰氣晦冥掩日之光日雖出猶隱不見故冬日短陰多陽少與夏相反如實論之日之長短不以陰陽何以驗之復以北方之星北方之陰日之陰也北方之陰不蔽星光冬日之陰何故猶滅日明由此言之以陰陽說者失其實矣實者夏時日在東井冬時日在牽牛牽牛去極遠故

日道短東井近極故日道長夏北至東井冬南至牽牛故冬夏節極皆謂之至春秋未至故謂之分或曰夏時陽氣盛陽氣在南方故天舉而高冬時陽氣衰天抑而下高則日道多故日長下則日道少故日短也日陽氣盛天南方舉而日道長月亦當復長案夏日長之時日出東北而月出東南冬日短之時日出東南月出東北如夏時天舉南方日月當俱出東北冬時天復下日月亦當俱出東南由此言之夏時天不舉南方冬時天不抑下也然則夏日之長也其所

出之星在北方也冬日之短也其所出之星在南方也問曰當夏五月日長之時在東井東井近極故日道長今案察五月之時日出於寅入於戌日道長去人遠何以得見其出於寅入於戌乎日東井之時去人極近夫東井近極若極旋轉人常見之矣使東井在極旁側得無夜常爲晝乎日晝行十六分人常見之不復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遠晝夜有長短也夫復五月之時晝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晝十分夜六分從六月往至十一月月減一

天

分此則日行月從一分道也。歲日行天十六道也。豈徒九道。或曰。天高南方下北方。日出高。故見入下。故不見天之居。若倚蓋矣。故極在人之北。是其效也。極其天下之中。今在人北。其若倚蓋明矣。日明既以倚蓋喻。當若蓋之形也。極星在上之北。若蓋之葆矣。其下之南。有若蓋之莖者。正何所乎。夫取蓋倚於地。不能運立而樹之。然後能轉。今天運轉其北。際不著地者。觸礙何以能行。由此言之。天不若倚蓋之狀。日之出入。不隨天高下明矣。或曰。天北際下地中。日隨太

而入地。地密鄣隱。故人不見。然天地夫婦也。合爲一體。天在地中。地與天合。天地并氣。故能生物。北方陰也。合體并氣。故居北方。天運行於地中乎。不則北方之地低下而不平也。如審運行地中。鑿地一丈。轉見水源。天行地中。出入水中乎。如北方低下不平。是則九川北注。不得盈滿也。實者天不在地中。日亦不隨天隱。天平正與地無異。然而日出上。日入下者。隨天轉運。視天若覆盆之狀。故視日上下。然似若出入地中矣。然則日之出近也。其入遠不復見。故謂之入運。

見於東方近故謂之出何以驗之繫明月之珠於車蓋之檠轉而旋之明月之珠旋邪人望不過十里天地合矣遠非合也今視日入非入也亦遠也當日入西方之時其下民亦將謂之日中從日入之下東望今之天下或時亦天地合如是方天下在南方也故日出於東方入於北方之地日出北方入於南方各於近者爲出遠者爲入實者不入遠矣臨大澤之濱望四邊之際與天屬其實不屬遠若屬矣日以遠爲入澤以遠爲屬其實一也澤際有陸人望而不見陸

在察之若望日亦在視之若入皆遠之故也太山之高參天入雲去之百里不見堦堦夫去百里不見太山況日去人以萬里數乎太山之驗則既明矣試使一人把大炬火夜行於道平易無險去人不一里火光滅矣非滅也遠也今日西轉不復見者非入也問曰天平正與地無異今仰視天觀日月之行天高南方下北方何也曰方今天下在東南之上視天若高日月道在人之南今天下在日月道下故觀日月之行若高南下北也何以驗之卽天高南方之星亦當

高。今視南方之星低下。天復低南方乎。夫視天之居
近者則高。遠則下焉。極北方之民以爲高。南方爲下。
極東極西亦如此焉。皆以近者爲高。遠者爲下。從北
塞下近仰視斗極。且在人上。匈奴之北地之邊。臨北
上視天。天云有復高。北下南。日月之道亦在其上。立
太山之上。太山高去下十里。太山下。夫天之高下。猶
人之察太山也。平正四方。中央高下皆同。今望天之
四邊若下者。非也。遠也。非徒下若合矣。儒者或以旦
暮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或以日中爲近。日出入爲

遠。其以日出入爲近。日中爲遠者。見日出入時大。日
中時小也。察物近則大。遠則小。故日出入爲近。日中
爲遠也。其以日出入爲遠。日中時爲近者。見日中時
溫。日出入時寒也。夫火光近人則溫。遠人則寒。故以
日中爲近。日出入爲遠也。二論各有所見。故是非曲
直未有所定。如實論之。日中近而日出入遠。何以驗
之。以植竿於屋下。夫屋高三丈。竿於屋棟之下。正而
樹之上。扣棟下抵地。是以屋棟去地三丈。如旁邪倚
之。則竿末旁跌。不得扣棟。是爲去地過三丈也。日中

時日正在天上猶竿之正樹去地三丈也日出入邪
在人旁猶竿之旁跌去地過三丈也夫如是日中爲
近出入爲遠可知明矣試復以屋中堂而坐一人一
人行於屋上其行中屋之時正在坐人之上是爲屋
上之人與屋下坐人相去三丈矣如屋上人在東危
若西危上其與屋下坐人相去過三丈矣日中時猶
人正在屋上矣其始出與入猶人在東危與西危也
日中去人近故溫日出入遠故寒然則日中時日小
其出入時大者日中光明故小其出入時光暗故大

猶晝日察火光小夜察之火光大也旣以火爲效又
以星爲驗晝日星不見者光耀滅之也夜無光耀星
乃見夫日月星之類也平旦日入光銷故視大也儒
者論日且出扶桑暮入細柳扶桑東方地細柳西方
野也桑柳天地之際日月常所出入之處問曰歲二
月八月時日出正東日入正西可謂日出於扶桑入
於細柳今夏日長之時日出於東北入於西北冬日
短之時日出東南入於西南冬與夏日之出入在於
四隅扶桑細柳正在何所乎所論之言猶謂春秋不

謂冬與夏也。如實論之日不出於扶桑入於細柳。何以驗之。隨天而轉。近則見。遠則不見。當在扶桑細柳之時。從扶桑細柳之民。謂之日中之時。從扶桑細柳。察之。或時爲日出入。若以其上者爲中。旁則爲旦夕。安得出於扶桑入細柳。儒者論曰。天左旋。日月之行。不繫於天。各自旋轉。難之曰。使日月自行。不繫於天。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當日月出時。當進而東旋。何還始西轉。繫於天。隨天四時轉行也。其喻若蟻行於磴上。日月行遲。天行疾。天持日月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反西旋也。

或問。日月天皆行。行度不同。三者舒疾。驗之人物。爲以何喻。曰。天日行一周。日行一度。二千里。日晝行千里。夜行千里。麒麟晝日亦行千里。然則日行舒疾。與麒麟之步。相似類也。月行十三度。十度二萬里。三度六千里。月一旦夜行二萬六千里。與晨鳧飛相類似也。天行三百六十五度。積凡七十三萬里也。其行甚疾。無以爲驗。當與陶鈞之運。弩矢之流。相類似乎。天行已疾。去人高遠。視之若遲。蓋望遠物者。動若不動。

行若不行何以驗之乘船江海之中順風而驅近岸則行疾違岸則行遲船行一實也或疾或遲遠近之視使之然也仰視天之運不若麒麟負日而馳皆暮而日在其前何則麒麟近而日遠也遠則若遲近則若疾六萬里之程難以得運行之實也

儒者說曰日行一度天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天左行日月右行與天相迎問日月之行也繫著於天也日月附天而行不直行也何以言之易曰日月星辰麗乎天百果草木麗於土麗者附也附天所行若人附地而圓行其取喻若蟻行於磴上焉

問曰何知不離天直自行也如日能直自行當自東行無爲隨天而西轉也月行與日同行皆附天何以驗之驗之似雲雲不附天常止於所處使不附天亦當自止其處由此言之日行附天明矣問曰日火也火在地不行日在天何以爲行曰附天之氣行附地之氣不行火附地地不行故火不行難曰附地之氣不行水何以行曰水之行也東流入海也西北方高東南方下水性歸下猶火性趨高也使地不高西方

則水亦不東流難曰附地之氣不行人附地何以行
曰人之行求有爲也人道有爲故行求古者質朴隣
國接境鷄犬之聲相聞終身不相往來焉難曰附天
之氣行列星亦何以不行曰列星著天天已行也隨
天而轉是亦行也難曰人道有爲故行天道無爲何
行曰天之行也施氣自然也施氣則物自生非故施
氣以生物也不動氣不施氣不施物不生與人行異
日月五星之行皆施氣焉

儒者曰日中有三足鳥月中有兔蟾蜍夫日者天之

宋本汨作泊

火也與地之火無以異也地火之中無生物天火之
中何故有鳥火中無生物生物入火中焦爛而死焉
鳥安得立夫月者水也水中有生物非兔蟾蜍也兔
與蟾蜍久在水中無不死者日月毀於天螺蚌汨於
淵同氣審矣所謂兔蟾蜍者豈及螺與蚌邪且問儒
者烏兔蟾蜍死乎生也如死久在日月焦枯腐朽如
生日蝕時旣月晦常盡烏兔蟾蜍皆何在夫烏兔蟾
蜍日月氣也若人之腹臟萬物之心膂也月尚可察
也人之察日無不眩不能知日審何氣通而見其中

有物名曰烏乎。審日不能見烏之形。通而能見其足。有三乎。此已非實。且聽儒者之言。蟲物非一日中何爲有烏。月中何爲有兔蟾蜍。儒者謂日蝕月蝕也。彼見日蝕。常於晦朔。晦朔月與日合。故得蝕之。夫春秋之時。日蝕多矣。經曰。某月朔日有蝕之。日有蝕之者。未必月也。知月蝕之。何諱不言月。說日蝕之變。陽弱陰彊也。人物在世。氣力勁彊。乃能乘凌。案月晦光旣朔。則如盡。微弱甚矣。安得勝日。夫日之蝕。月蝕也。日蝕。謂月蝕之。月誰蝕之者。無蝕月也。月自損也。以月

論日。亦如日蝕。光自損也。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月月一蝕。蝕之皆有時。非時爲變。及其爲變。氣自然也。日時晦朔。月復爲之乎。夫日當實滿。以虧爲變。必謂有蝕之者。山崩地動。蝕者誰也。或說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之形也。日月合相。月在上。日在下者。不能掩日。日在上。月在下。障於日。月光掩日光。故謂之食也。障於月也。若陰雲蔽日月。不見矣。其端合者。相食是也。其合相當。如襲辟者。日旣是也。日月合於晦朔。天之常也。日食月掩

日光非也。何以驗之？使日月合，月掩日光，其初食崖當與旦復時易處。假令日在東，月在西，月之行疾，更及日掩日崖，須臾過日而東。西崖初掩之處，光當復。東崖未掩者，當復食。今察日之食，西崖光缺，其復也。西崖光復，過掩東崖，復西崖，謂之合。襲相掩障，如何？儒者謂日月之體皆至圓，彼從下望見其形，若斗筲之狀，狀如正圓，不如望遠光氣，氣不圓矣。夫日月不圓，視若圓者，人遠也。何以驗之？夫日者火之精也，月者水之精也。在地，水火不圓；在天，水火何故獨圓？日

月在天，猶五星。五星猶列星，列星不圓，光耀若圓。去人遠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時，星賁宋，都就而視之，石也不圓。以星不圓，知日月五星亦不圓也。

儒者說日及工伎之家，皆以日爲一。禹貢山海經言：日有十在海外，東方有湯谷，上有扶桑。十日浴沐，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書又言：燭十日，堯時十日並出，萬物焦枯。堯上射十日，以故不並。一日見也。世俗又名甲乙爲日，甲至癸凡十日。日之有十，猶星之有五也。通人談士，歸於難知，不肯辨。

明是以文二傳而不定世兩言而無主誠實論之且無十焉何以驗之夫日猶月也日而有十月有十二月星有五五行之精金木水火土各異光色如日有一如審氣異光色宜殊如誠同氣宜合爲一無爲十也驗日陽遂火從天來日者大火也察火在地一氣也地無十火天安得十日然則所謂十日者殆更自有他物光質如日之狀居湯谷中水時緣據扶桑禹益見之則紀十日數家度日之光數日之質刺徑千

里假令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扶桑木宜覆萬里乃能受之何則一日徑千里十日宜萬里也天之去人萬里餘也仰察之日光眩耀火光盛明不能堪也便日出是扶桑木上之日禹益見之不能知其爲日也何則仰察一日目猶眩耀况察十日乎當禹益見之若斗筐之狀故名之爲日夫火如斗筐望六萬之形非就見之卽察之體也由此言之禹益所見意似日非日也天地之間物氣相類其實非者多海外西南有珠樹焉察之是珠然非魚中之珠也夫十日之日

猶珠樹之珠也。珠樹似珠，非真珠。十日似日，非實日也。淮南見山海經，則虛言真人燭十日，妄紀堯時十日竝出，且日火也。湯谷水也，水火相賊，則十日浴於湯谷，當滅敗焉。火燃木，扶桑木也。十日處其上，宜燋枯焉。今浴湯谷而光不滅，登扶桑而枝不燋不枯，與今日出同，不驗於五行，故知十日非真日也。且禹益見十日之時，終不以夜，猶以晝也。則一日出，九日宜留，安得俱出十日？如平日，旦日未出，且天行有度數，日隨天轉行，安得留扶桑枝間？浴湯谷之水平，留則失

行度，行度差跬，不相應矣。如行出之日，與十日異，是意似日而非日也。春秋莊公七年夏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星實如雨者。公羊傳曰：「如雨者，何？非雨也。非雨則曷爲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實如雨。』不修春秋者，未修春秋時。魯史記曰：『星實如雨，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者，孔子。孔子修之曰：『星實如雨。』孔子之意，以爲地有山陵樓臺，云不及地尺，恐失其實，更正之曰：『如雨。』如雨者，爲從地上而下，星亦從天實而復，與同，故曰如。夫孔子

雖云不及地尺但言如雨其謂賁之者皆是星也孔子雖定其位著其文謂賁爲星與史同焉從平地望泰山之巔鶴如鳥鳥如爵者泰山高遠物之小大失其實天之去地六萬餘里高遠非直泰山之巔也星著於天人察之失星之實非直望鶴鳥之類也數等星之質百里體大光盛故能垂耀人望見之若鳳卵之將遠失其實也如星賁審者天之星賁而至地人不知其爲星也何則賁時小大不與在天同也今見星賁如在天時是時星也非星則氣爲之也人見鬼

如死人之狀其實氣象聚非真死人然則賁星之形其實非星孔子云正賁者非星而徒正言如雨非雨之文蓋俱失星之實矣春秋左氏傳四月辛卯夜中恒星不見夜明也星賁如雨與雨俱也其言夜明故不見與易之言日中見斗相依類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夜中星不見夜光明也事異義同蓋其實也其言與雨俱之集也夫辛卯之夜明故星不見明則不雨之驗也雨氣陰暗安得明明則無雨安得與雨俱夫如是言與雨俱者非實且言夜明不見安得見星

與雨俱。又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實石于宋五。左氏傳曰：星也。夫謂實石爲星，則謂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爲星，則實爲石矣。辛卯之夜，星實如是石，地有樓臺，樓臺崩壞。孔子雖不合言及地尺，雖地必有實數。魯史目見，不空言者也。云與雨俱，雨集於地，石亦宜然。至地而樓臺不壞，非星明矣。且左丘明謂石爲星，何以審之？當時石實輕然，何以其從天墜也？秦時三山亡，亡有不消散有在，其集下時必有聲音，或時夷狄之山從集於宋。宋聞石實，則謂之星也。左丘明

省則謂之星。夫星萬物之精，與日月同說。五星者謂五行之精之光也。五星衆星同光耀，獨謂列星爲石，恐失其實。實者辛卯之夜，實星若雨，而非星也。與彼湯谷之十日，若日而非日也。儒者又曰：雨從天下，謂正從天墜也。如當論之，雨從地上，不從天下，見雨從上集，則謂從天下矣。其實地上也。然其出地起於山，何以明之？春秋傳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惟太山也。太山雨天下，小山雨一國，各以小大爲近遠。差雨之出山，或謂雲載而行，雲散水墜，名

滂宋

爲雨矣。夫雲則雨，雨則雲矣。初出爲雲，雲繁爲雨，猶甚而泥露濡汚衣服。若雨之狀，非雲與俱，雲載行雨也。或曰：尚書曰：月之從星，則以風雨。詩曰：月麗于畢，俾滂沱矣。二經咸言所謂爲之，非天如何？夫雨從山發，月經星麗畢之時，麗畢之時當雨也；時不雨，月不麗山，不雲天地上下自相應也。月麗於上，山蒸於下，氣體偶合，自然道也。雲霧雨之微也，夏則爲露，冬則爲霜，溫則爲雨，寒則爲雪，雨露凍凝者，皆由地發，不從天降也。

宋本無於上字

厚宋

宋本笑作人

荅佞篇

或問曰：賢者行道得尊官，原祿矣，何必爲佞以取富貴？曰：佞人知行道，可以得富貴，必以佞取爵祿者，不能禁欲也。知力耕可以得穀，勉貿可以得貨，然而必盜竊情欲，不能禁者也。以禮進退也，人莫不貴，然而違禮者衆，尊義者希，心情貪欲，志慮亂溺也。夫佞與賢者同材，佞以情自敗，偷盜與田商同知，偷盜以欲自刻也。

宋本欲作之志作知

宋本退作取

宋本貿作商

宋本飢作食

宋本則作耐
制作割

自敗曰富貴皆人所欲也雖有君子之行猶有飢渴之情君子則以禮防情以義制欲故得循道循道則無禍小人縱貪利之欲踰禮犯義故進得苟佞苟佞則有罪夫賢者君子也佞人小人也君子與小人本殊操異行取捨不同

問曰佞與讒者同道乎有以異乎曰讒與佞俱小人也同道異材俱以嫉妬為性而施行發動之異讒以口害人佞以事危人讒人以直道不違佞人依違匿端讒人無詐慮佞人有術數故人君皆能遠讒親仁

宋本脫下九字

宋本驗作檢
性作心

宋本居作居

莫能知賢別佞難曰人君皆能遠讒親仁而莫能知賢別佞然則佞人意不可知乎曰佞可知人君不能知庸庸之君不能知賢不能知佞唯聖賢之人以九德檢其行以事效考其言行不合於九德言不驗於事效人非賢則佞矣夫知佞以知賢知賢以知佞知佞則賢智自覺知賢則奸佞自得賢佞異行考之一驗情性不同觀之一實

問曰九德之法張設久矣觀讀之者莫不曉見斗斛之量多少權衡之縣輕重也然而居國有土之君曷

欺末

宋本無作非

宋本之知作又知

爲常有邪佞之臣與常有期惑之患無患斗斛過所
量非其穀不患無銓衡所銓非其物故也在人君位
者皆知九德之可以檢行事效可以知情然而惑亂
不能見者則明不察之故也人有不能行行無不可
檢人有不能考情無不可知

問曰行不合於九德效不檢於考功進近非賢非賢
則佞夫庸庸之材無高之知不能及賢賢功不效賢
行不應可謂佞乎曰材有不相及行有不相追功有
不相襲若知無相襲人材相什百取舍宜同賢佞殊
行是是非非實名俱立而效有成敗是非之言俱當
功有正邪言合行違名盛行廢

佞人問曰行合九德則賢不合則佞世人操行者可
盡謂佞乎曰諸非皆惡惡中之逆者謂之無道惡中
之巧者謂之佞人聖王形憲佞在惡中聖王賞勸賢
在善中純潔之賢善中殊高賢中之聖也善中大佞
惡中之雄也故曰觀賢由義察佞由惡善惡定成賢
佞形矣

問曰聰明有蔽塞推行有謬誤今以是者爲賢非者

爲佞。殆不得賢之實乎。曰。聰明蔽塞。推行謬誤。人之所歎也。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聖君原心省意。故誅故貴。誤故賊。加增過誤。減損一獄吏所能定也。賢者見之不疑矣。

問曰。言行無功效。可謂佞乎。蘇秦約六國爲從。彊秦不敢窺兵於關外。張儀爲橫。六國不敢同攻於關內。六國約從。則秦畏而六國彊。三秦稱橫。則秦彊而天下弱。功著效明。載紀竹帛。雖賢何以加之。太史公敘言。衆賢儀秦。有篇無嫉惡之文。功鉤名敵。不異於賢。

夫功之不可以效賢。猶名之不可實也。儀秦排難之人也。處擾攘之世。行揣摩之術。當此之時。稷契不能與之爭計。禹臯陶不能與之比效。若夫陰陽調和。風雨時適。五穀豐熟。盜賊衰息。人舉廉讓。家行道德。之功。命祿貴美。術數所致。非道德之所成也。太史公記功。故高來禩。記錄成則著。效明驗。攬載高卓。以儀秦功美。故列其狀。由此言之。佞人亦能以權說立功爲效。無效未可爲佞也。難曰。惡中立功者。謂之佞。能爲功者。材高知明。思慮遠者。必傍義依仁。亂於大賢。故

宋本辯作辯
下同

宋本同作司

宋本行作言

飾宋
可辯作可辯
不辯作不辯

宋本故作敢
意作繫

行宋

宋本考字脫

覺佞之篇曰人主好辯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辭
麗心合意同偶當人主說而不見其非何以知其偽
而伺其奸乎曰是謂庸庸之君也材下知昏蔽惑不
見后又賢之君察之審明若視俎上之脯指掌中之
理數局上之碁摘轅中之馬魚鼈匿淵捕漁者知其
源禽獸藏山咬獵者見其脉佞人異行於世世不能
見庸庸之主無高材之人也難曰人君好辯佞人言
利人主好文佞人辭麗言操合同何以覺之曰文王
官人法曰推其徃行以揆其來言聽其來言以省其

徃行觀其陽以考其陰察其內以揆其外是故詐善
設節者可知飾偽無情者可辯質誠居善者可得含
忠守節者可見也人之舊性不辯人君好辯佞人學
求合於上也人之故能不文人君好文佞人意欲稱
上上奢已麗服上儉已不飭今操與古殊朝所與家
別考鄉里之迹證朝廷之行察其親之節明事君之
操外內不相稱名實不相副際會發見奸爲覺露也
問曰人操行無恒權時制宜信者欺人直者曲撓權
變所設前後異操事有所應左右異語儒書所載權

宋本而作也

變非一、今以素故考之、毋乃失實乎、曰、賢者有權、佞者有權、賢者之有權、後有應、佞人之有權、亦反經、後有惡、故賢人之權、爲事爲國、佞人之權、爲身爲家、觀其所權、賢佞可論、察其發動、邪正可名、問曰、佞人好毀人、有諸、曰、佞人不毀人、如毀人、是讒人也、何則、佞人求利、故不毀人、苟利於己、曷爲毀之、苟不利己、於毀之無益、以計求便、以數取利、利則便得、妬人共事、然後危人、其危人也、非毀之、而其害人也、非泊之、譽而危之、故人不知、厚而害之、故人不疑、

是故佞人危而不怨、害人之敗而不仇、隱情匿意、爲之功也、如毀人人、亦毀之、衆不親、士不附也、安能得容世、取利於上、

宋本欺作斯
於將將作人於

宋本將作君
廢作發

問曰、佞人不毀人於世間、毀人於將前乎、曰、佞人以人欺將、不毀於將、將然則佞人奈何、曰、佞人毀人舉之、危人安之、毀危奈何、假令甲有高行、奇知名、聲顯聞、將恐人君召問、扶而勝己、欲故廢不言、常騰譽之、薦之者衆、將議欲用、問人人、必不對、曰、甲賢而宜召也、何則、甲意不欲留縣、前聞其語矣、聲望欲入府、在

宋本常作當

郡則望欲入州志高則操與人異望遠則意不顧近
屈而用之其心不滿不則卧病賤而命之則傷賢不
則損威故人君所以失名損譽者好臣所常臣也自
耐下之用之可也自度不能下之用之不便夫用之
不兩相益舍之不兩相損人君畏其志信佞人之言
遂置不用

宋本上作正

問曰佞人直以高才洪知考上世人乎將有師學檢
也曰人自有知以詐人及其說人主須術以動上猶
上人自有勇威人及其戰鬪須兵法以進衆術則從

宋本其作吾

橫師則鬼谷也傳曰蘇秦張儀從橫習之鬼谷先生
掘地爲坑曰下說令我泣出則耐分人君之地蘇秦
下說鬼谷先生泣下沾襟張儀不若蘇秦相趙并相
六國張儀貧賤往歸蘇秦座之堂下食以僕妾之食
數讓激怒欲令相秦儀忿恨遂西入秦蘇秦使人厚
送其後覺知曰此在其術中吾不知也此吾所不及
蘇君者知深有術權變鋒出故身尊崇榮顯爲世雄
傑深謀明術深淺不能竝行明闇不能並知

宋本謀作須

問曰佞人養名作高有諸曰佞人食利專權不養名

作高貪權據凡則高名自立矣稱於小人不行於君子何則利義相伐正邪相反義動君子利動小人佞人貪利名之顯君子不安下則身危舉世爲佞者皆以禍衆不能養其身安能養其名上世列傳棄宗養身違利赴名竹帛所載伯成子高委國而耕於陵子辭位灌園近世蘭陵王仲子東都昔廬君陽寢位又病不應上徵可謂養名矣夫不以道進必不以道出身不以義止必不以義立名佞人懷貪利之心輕禍重身傾死爲僂矣何名之養義廣德壞操行隨辱何

云作高

問曰大佞易知乎小佞易知也曰大佞易知小佞難知何則大佞材高其迹易察小佞知下其效難省何以明之成事小盜難覺大盜易知也攻城襲邑剽劫虜掠發則事覺道路皆知盜也穿鑿垣墻狸步鼠竊莫知謂誰曰大佞姦深惑亂其人如大盜易知人君何難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虞舜大聖驩堯大佞大聖難知大佞大佞不憂大聖何易之有是謂下知之上知之上知之大難小易下知之大易小難何則

宋本於人作
計作繫

佞人材高論說麗美因麗美之說人主之威人立心
並不能責知或不能覺小佞材下對鄉失漏際會不
密人君警悟得知其故大難小易也屋漏在上知者
在下漏大下見之著漏小下見之微或曰雍也仁而
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誤設計
數煩擾農商損下益上愁民說主損上益下忠臣之
說也損下益上佞人之義也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
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聚斂季
氏不知其惡不知百姓所共非也論衡卷十一終

論衡卷十二

程材篇

論者多謂儒生不及彼文吏見文吏利便而儒生陸
落則詆訾儒生以爲淺短稱譽文吏謂之深長是不
知儒生亦不知文吏也儒生文吏皆有材智非文吏
材高而儒生智下也文吏更事儒生不習也謂文吏
更事儒生不習可也謂文吏深長儒生淺短知妄矣
世俗共短儒生儒生之徒亦自相少何則並好仕學
宦用吏爲繩表也儒生有關俗共短之文吏有過俗

不敢訾歸非於儒生付是於文吏也夫儒生材非下
於文吏又非所習之業非所當爲也然世俗共短之
者見將不好用也將之不好用之者事多已不能理
須文吏以領之也夫論善謀材施用累能期於有益
文吏理煩身役於職職判功立將尊其能儒生栗栗
不能當劇將有煩疑不能效力力無益於時則官不
及其身也將以官課材材以官爲驗是故世俗常高
文吏賤下儒生儒生之下文吏之高本由不能之將
世俗之論緣將好惡今世之將材高知深通達衆凡
舉綱持領事無不定其置文吏也備數滿員足以輔
已志志在修德務在立化則夫文吏瓦石儒生珠玉
也夫文吏能破堅理煩不能守身身則亦不能輔將
儒生不習於職長於匡救將相傾側諫難不懼案世
間能建蹇蹇之節成三諫之議令將檢身自勅不敢
邪曲者率多儒生阿意苟取容幸將欲放失低嘿不
言者率多文吏文吏以事勝以忠負儒生以節優以
職劣二者長短各有所宜世之將相各有所取取儒
生者必軌德立化者也取文吏者必優事理亂者也

材不自能則須助、須助則待勁官之立佐、爲力不足也、吏之取能、爲材不及也、日之照幽、不須燈燭、責育當敵、不待輔佐、使相將知力、若日之照幽、責育之難敵、則文吏之能無所用也、病作而醫用、禍起而巫使、如自能案方和藥、入室求崇、則醫不售而巫不進矣、橋梁之設也、足不能越溝也、車馬之用也、走不能追遠也、足能越溝、走能追遠、則橋梁不設、車馬不用矣、天地事物、人所重敬、皆力劣知極、須仰以給足者也、今世之將相、不責已之不能、而賤儒生之不習、不原

文吏之所得、得用而尊其材、謂之善吏、非文吏憂不除、非文吏患不救、是以選舉取常、故案吏取無害、儒生無閼閼、所能不能任劇、故陋於選舉、佚於朝廷、聰慧捷疾者、隨時變化、學知吏事、則踵文吏之後、未得良善之名、守古循志、案禮修義、輒爲將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戲、不見任、則執欲息退、見毗戲、則意不得臨職、不勸、察事不精、遂爲不能、斥落不習、有俗材而無雅度者、學知吏事、亂於文吏、覲將所知、適時所急、轉志易務、晝夜學問、無所羞耻、期於成能、名文而已、其

高志妙操之人耻降意損崇以稱媚取進深疾才能之儒泊入文吏之科堅守高志不肯下學亦時或精闇不及意疏不密臨事不識對向謬誤拜起不便進退失度奏記言事蒙士解過援引古義剴切將欲直言一指觸諱犯忌封蒙約縛簡繩檢署事不如法文辭卓詭辟刺離實曲不應義故世俗輕之文吏薄之將相賤之是以世俗學問者不肯竟經明學深知古今急欲成一家章句義理略具同超學史書讀律諷令治作情奏習對向滑習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輒能

徇今不顧古趨讐不存志競進不索禮廢經不念學是以古經廢而不修舊學闇而不明儒者寂於空室文吏譁於朝堂材能之士隨世驅馳節操之人守隘屏竄驅馳日以巧屏竄日以拙非材頓知不及也希見闕爲不狎習也蓋足未嘗行堯禹問曲折目未嘗見孔墨問形象齊部世刺繡恒女無不能襄邑俗織錦鈍婦無不巧日見之日爲之手狎也使材士未嘗見巧女未嘗爲異事詭手暫爲卒睹顯露易爲者猶憤憤焉方今論事不謂希更而曰材不敏不曰未嘗

爲而曰知不達失其實也。儒生材無不能敏業無不能達志不有爲。今俗見不習謂之不能。睹不爲謂之不達。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後。是從朝廷謂之也。如從儒堂訂之則儒生在上文吏在下矣。從農論田田夫勝從商講賈賈人賢。今從朝廷謂之文吏朝庭之人也。幼爲幹吏以朝庭爲田畝以刀筆爲耒耜以文書爲農業猶家人子弟生長宅中其知曲折愈於賓客也。賓客暫至雖孔墨之材不能分別儒生猶賓客文吏猶子弟也以子弟論之則文吏曉於儒

生儒生闇於文吏今世之將相知子弟以文吏爲慧不能知文吏以狎爲能知賓客以暫爲固不知儒生以希爲拙惑蔽闇昧不知類也。一縣佐史之材任郡掾史一郡修行之能堪州從事然而郡不召佐史州不取修行者巧習無害文少德高也。五曹自有條品簿書自有故事勤力玩弄成爲巧吏安足多矣。賢明之將程吏取材不求習論高存志不顧文也。稱良吏曰忠忠之所以爲效非簿書也。夫事可學而知禮可習而善忠節公行不可立也。文吏儒生皆有所志然

而儒生務忠良、文吏趨理事、苟有忠良之業、䟽拙於事、無損於高、論者以儒生不曉簿書、置之於下、第法令、比例、吏斷決也、文吏治事、必問法家、縣官事務、莫大法令、必以吏職程高、是則法令之家、宜最爲上、或曰、固然、法令、漢家之經、吏議決焉、事定於法、誠爲明矣、曰、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忠、董仲舒表春秋之義、稽合於律、無乖異者、然則春秋、漢之經、孔子制作、垂遺於漢、論者徒尊法家、不高春秋、是闇蔽也、春秋五經、義相關穿、既是春秋、不大

中宋

五經、是不通也、五經以道爲務、事不如道、道行事立、無道不成、然則儒生所學者、道也、文吏所學者、事也、假使材同、當以道學、如比於文吏、洗滌泥者、以水燭腥生者、用火、水火道也、用之者、事也、事末於道、儒生治本、文吏理末、道本與事末、比定尊卑之高下、可得程矣、堯以俊德、致黎民、雍孔子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張釋之曰、秦任刀筆、小吏陵遲、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張湯、趙禹、漢之惠吏、太史公序累置於酷部、而致士崩、孰與通於神明、令人填膺也、將相知經學至道、

摘
宋

而不尊經學之生、彼見經學之生、能不及治事之吏也、牛刀可以割鷄、鷄刀難以屠牛、刺繡之師能縫帷裳、納縷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爲文吏之事、文吏不能立儒生之學、文吏之能誠劣不及儒生之不習、實優而不爲、禹決江河、不秉鑿錡、周公築雒、不把築杖、夫筆墨簿書、鑿錡築杖之類也、而欲合志大道者、躬親爲之、是使將軍戰而大匠斲也、說一經之生、治一曹之事、旬月能之、典一曹之吏、學一經之業、一歲不能立也、何則、吏事易知、而經學難見也、儒生搃經窮

溢
宋

竟聖意、文吏搃筆考跡民事、夫能知大聖之意、曉細民之情、孰者爲難、以立難之材、含懷章句十萬以上、行有餘力、博學覽古今、計胸中之穎、出穎十萬、文吏所知、不過辨解簿書、富累千金、孰與貲直百十也、京廩如丘、孰與委聚如坻也、世名材爲名器、器大者盈物多、然則儒生所懷可謂多矣、蓬生麻間、不扶自直、白紗入緇、不染自黑、此言所習善惡、變易質性也、儒生之性、非能皆善也、被服聖教、日夜諷詠、得聖人之操矣、文吏幼則筆墨手習、而行無篇章之誦、不聞仁

麻
宋

義之語長大成吏舞文巧法徇私爲已勉赴權利考
事則受賂臨民則采漁處右則弄權幸上則賣將一
旦在位鮮冠利劍一歲典職田宅并兼性非皆惡所
習爲者違聖教也故習善儒路歸化慕義志操則勵
變從高明將見之顯用儒生東海相宗叔犀犀廣召
幽隱春秋會饗設置三科以第補吏一府負吏儒生
什九陳留太守陳子瑀開廣儒路列曹掾史皆能教
授簿書之吏什置一二兩將知道事之理曉多少之
量故世稱褒其名書記紀累其行也

量知篇

程材所論論材能行操未言學知之殊奇也夫儒生
之所以過文吏者學問日多簡練其性彫琢其材也
故夫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材成德也材盡德成其
比於文吏亦彫琢者程量多矣貧人與富人俱賣錢
百並爲賻禮死哀之家知之者知貧人劣能共百以
爲富人饒羨有奇餘也不知之者見錢俱百以爲財
貨貧富皆若一也文吏儒生皆有似於此皆爲掾吏
並典一曹將知之者知文吏儒生筆同而儒生胸中

之藏尚多奇餘不知之者以爲皆吏深淺多少同一量失實甚矣地性生草山性生木如地種葵菲山樹棗栗名曰美園茂林不復與一恒地庸山比矣文吏儒生有似於此俱有材能並用筆墨而儒生奇有先王之道先王之道非徒葵菲棗栗之謂也恒女之手紡績織經如或奇能織錦刺繡名曰卓殊不復與恒女科矣夫儒生與文吏程材而儒生侈有經傳之學猶女工織錦刺繡之奇也貧人好濫而富人守節者貧人不足而富人饒侈儒生不爲非而文吏好爲姦

者文吏少道德而儒生多仁義也貧人富人並爲賓客受賜於主人富人不慙而貧人常媿者富人以效貧人無以復也儒生文吏俱以長吏爲主人者也儒生受長吏之祿報長吏以道文吏空胸無仁義之學居住食祿終無以效所謂尸位素食者也素者空也空虛無德食人之祿故曰素餐無道藝之業不曉政治默坐朝庭不能言事與尸無異故曰尸位然則文吏所謂尸位素食者也居右食嘉見將傾邪豈能舉記陳言得失乎一則不能見是非二則畏罰不敢

直言禮曰情欲巧其能力言者文醜不好者有骨無肉脂腴不足犯干將相指遂取間卻爲地戰者不能立功名貪爵祿者不能諫於上文吏貪爵祿一日居位輒欲圖利以當資用侵漁徇身不爲將貪官顯義雖見太山之惡安肯揚舉毛髮之言事理如此何用自解於尸位素餐乎儒生學大義以道事將不可則止有大臣之志以經勉爲公正之操敢言者也位又疏遠遠而近諫禮謂之諂此則郡縣之府庭所以常郭無人者也或曰文吏筆札之能而治定簿書考理

箴

煩事雖無道學勛力材能盡於朝庭此亦報上之效驗也曰此有似於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爲官作責乃畢竟夫官之作非屋廡則墻壁也屋廡則用斧斤墻壁則用築鐻荷斤斧把築插與彼握刀持筆何以殊苟謂治文書者報上之效驗此則治屋廡墻壁之人亦報上也俱爲官作刀筆斧斤築鐻鈞也抱布貿絲交易有亡各得所願儒生抱道貿祿文吏無所抱何用貿易農商殊業所畜之貨貨不可同計其精麤量其多少其出溢者名曰富人富人在世鄉

里願之。夫先王之道，非徒農商之貨也。其爲長吏立功致化，非徒富多出溢之榮也。且儒生之業，豈徒出溢哉？其身簡練，知慮光明，見是非審，尤可奇也。蒸所與衆山之材，榦同也。代以爲蒸，燠以火，烟熱寃浹，光色澤潤，炳之於堂，其耀浩廣，火竈之效加也。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庸帛，何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飭，文章炫耀，黼黻華蟲，山龍日月，學士有文章之學，猶絲帛之有五色之巧也。本質不能相過，學業積聚超踰多矣。物實無中核者，謂之郁，無刀斧之斷。

者，謂之樸。文吏不學，世之教無核也。郁樸之人，孰與程哉？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切瑳琢磨，乃成寶器。人之學問，知能成就，猶骨象玉石，切瑳琢磨也。雖欲勿用，賢君其舍諸？孫武闔廬，世之善用兵者也。知或學其法者，戰必勝，不曉什伯之陣，不知擊刺之術者，彊使之軍，軍覆師敗，無其法也。穀之始熟曰粟，舂之於臼，簸其粃糠，蒸之於甑，爨之以火，成熟爲飯，乃甘可食，可食而食之，味生肌腴成也。粟未爲米，米未成飯，氣腥未熟，食之傷人。夫人之不學，猶穀未成。

鑪

木

粟米未爲飯也。知心亂少，猶食腥穀，氣傷人也。學士簡練於學，成熟於師，身之有益，猶穀成飯，食之生肌腴也。銅錫未採，在衆石之間；工師鑿掘，鑪橐鑄鑠，乃成器。未更鑄橐，名曰積石；積石與彼路畔之瓦，山間之礫，一實也。故夫穀未舂蒸，曰粟；銅未鑄鑠，曰積石。人未學問，曰矇矇者，竹木之類也。夫竹生於山，本長於林，未知所入，截竹爲筒，破以爲牒，加筆墨之跡，乃成文字。大者爲經，小者爲傳記，斷木爲槩，枿之爲板，力加刮削，乃成奏牘。夫竹木，麤苴之物也，彫琢刻削，乃成爲器用。況人含天地之性，最爲貴者乎？不入師門，無經傳之教，以郁樸之實，不曉禮義，立之朝庭，植竿樹表之類也。其何益哉？山野草茂，鉤鎌斬刈，乃成道路也。士未入道門，邪惡未除，猶山野草木未斬刈，不成路也。染練布帛，名之曰采，貴吉之服也。無染練之治，名穀麤，穀麤不吉，喪人服之，人無道學，仕宦朝廷，其不能招致也。猶喪人服麤，不能招吉也。能斲削柱梁，謂之木匠；能穿鑿穴埴，謂之土匠；能彫琢文書，謂之史匠。夫文吏之學，學治文書也，當與木土之匠

同科安得程於儒生哉御史之遇文書不失分銖有司之陳籩豆不誤行伍其巧習者亦先學之人不貴者也小賤之能非尊大之職也無經藝之本有筆墨之末大道未足而小伎過多雖曰吾多學問御史之知有司之惠也飯黍梁者饜飡糟糠者飽雖俱曰食爲腴不同儒生文吏學俱稱習其於朝庭有益不鈞鄭子皮使尹何爲政子產比於未能操刀使之割也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孔子曰賊夫人之子皆以未學不見大道也醫無方術云吾能治病問之曰何用治

也宋

宋本使作決

病曰用心意病者必不信也吏無經學曰吾能治民問之曰何用治民曰以材能是醫無方術以心意治病曰百姓安肯信嚮而人君任用使之乎手中無錢之市使貨主問曰錢何在對曰無錢貨主必不與也夫胸中不學猶手中無錢也欲人君任使之百姓信嚮之奈何也

謝短篇

程材量知言儒生文吏之材不能相過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曉簿書道勝於事故謂儒生頗愈文吏也

此職業外相程相量也其內各有所以爲短未實謝也夫儒生能說一經自謂通大道以驕文吏文吏曉簿書自謂文無害以戲儒生各持滿而自藏非彼而是我不知所爲短不悟於已未足論衡訓之將使懷然各知所之夫儒生所短不徒以不曉簿書文吏所劣不徒以不通大道也反以閉闇不覽古今不能各自知其所業之事未具足也二家各短不能自知也世之論者而亦不能訓之如何夫儒生之業五經也南面爲師旦夕講授章句滑習義理究備於五經可

也五經之後秦漢之事無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然則儒生所謂陸沉者也五經之前至於天地始開帝王初立者主名爲誰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五經比於上古猶爲今也徒能說經不曉上古然則儒生所謂盲瞽者也儒生猶曰上古久遠其事闇昧故經不載而師不說也夫三王之事雖近矣經雖不載義所連及五經所當共知儒生所當審說也夏自禹禘國幾載而至於殷殷自湯幾祀而至於周周自文王幾年而至於秦桀

亡夏而紂棄殷滅周者何王也周猶爲遠秦則漢之所伐也夏始於禹殷本於湯周祖后稷秦初爲人者誰秦燔五經坑殺儒士五經之家所共聞也秦何起而燔五經何感而坑儒生秦則前代也漢國自儒生之家也從高祖至今朝幾世歷年迄今幾載初受何命復獲何瑞得天下難易孰與殷周家人子弟學問歷幾歲人問之曰居宅幾年祖先何爲不能知者愚子弟也然則儒生不能知漢事世之愚蔽人也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古今不知稱師如何彼人問曰二尺

四寸聖人文語朝夕講習義類所及故可務知漢事未載於經名爲尺藉短書比於小道其能知非儒者之貴也儒不能都曉古今欲各別說其經經事義類乃以不知爲貴也事不曉不以爲短請復別問儒生各以其經旦夕之所講說先問易家易本何所起造作之者爲誰彼將應曰伏羲作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孔子作彖象繫辭三聖重業易乃具足問之曰易有三家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伏羲所作文王所造連山乎歸藏周易也秦燔五經易何以得脫

減宋

漢興幾年而復立宣帝之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易一篇名爲何易此時易具足未問尚書家曰今旦夕所授二十九篇竒有百二篇又有百篇二十九篇何所起百二篇何所造秦焚諸書之時尚書諸篇皆何在漢興始錄尚書者何帝初受學者何人問禮家曰前孔子時周已制禮殷禮夏禮凡三王因時損益篇有多少文有增減不知今禮周乎殷夏也彼必以漢承周將曰周禮夫周禮六典又六轉六六三十六三百六十是以周官三百六十也案今禮不見六典無

三百六十官又不見天子天子禮廢何時豈秦滅之哉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佚禮一篇六十篇中是何篇是者高祖詔叔孫通制作儀品十六篇何在而復定儀禮見在十六篇秦火之餘也更秦之時篇凡有幾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詠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

也宋

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
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禮也問春秋家曰孔子作春
秋周何王時也自衛反魯然後樂正春秋作矣自衛
反魯哀公時也自衛何君也俟孔子以何禮而孔子
反魯作春秋乎孔子錄史記以作春秋史記本名春
秋乎制作以爲經乃歸春秋也法律之家亦爲儒生
問曰九章誰所作也彼聞臯陶作獄必將曰臯陶也
詰曰臯陶唐虞時唐虞之刑五刑案今律無五刑之
文或曰蕭何也詰曰蕭何高祖時也孝文之時齊太

倉令淳于德有罪徵詣長安其女緹縈爲父上書言
肉刑一施不得改悔文帝痛其言乃改肉刑案今九
章象刑非肉刑也文帝在蕭何後知時肉刑也蕭何
所造反具肉刑也而云九章蕭何所造乎古禮三百
威儀三千刑亦正刑三百科條三千出於禮入於刑
禮之所去刑之所取故其多少同一數也今禮經十
六蕭何律有九章不相應又何五經題篇皆以事義
別之至禮與律獨經也題之禮言昏禮律言盜律何
夫總問儒生以古今之義儒生不能知別名以其經

事問之、又不能曉、斯則坐守、何言師法、不頗博覽之咎也、文吏自謂知官事、曉簿書、問之曰、曉知其事、當能究達其義、通見其意否、文吏必將罔然、問之曰、古者封侯、各專國土、今置太守、令長、何義、古人井田、民爲公家耕、今量租芻、何意、一業使民、居更一月、何據、年二十三、儒十五、賦七歲頭錢二十三、何緣、有鴈、何帝王時、門戶井竈、何立、社稷先農、靈星何祠、歲終逐疫、何驅、使立桃象人於門戶、何旨、挂蘆索於戶上、畫虎於門闌、何放、除墻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步之六

令宋

尺冠之六寸、何應、有尉史、今史無承、長史何制、兩郡移書曰、敢告卒人、兩縣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狀、賜民爵八級、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謂、吏上功曰伐、闕名籍、墨將何指、七十賜王杖、何起、著鳩於杖末、不著爵、何杖、苟以鳩爲善、不賜鳩、而賜鳩杖、而不爵、何說、日分六十、漏之盡、自鼓之、致五、何故、吏衣黑衣、宮闕赤單、何慎、服革於腰、佩刀於右、舞劔於左、何人備、著鉤於履、冠在於首、何象、吏居城廓、出乘車馬、坐治文書、起城郭、何王造車輿、何工

詰宋

生馬何地作書何人王造城廓及馬所生難知也遠也造車作書易曉也必將應曰倉頡作書奚仲作車詰曰倉頡何感而作書奚仲何起而作車又不知也文吏所當知然而不知亦不博覽之過也夫儒生不覽古今何知一永不過守信經文滑習章句解剝互錯分明乖異文吏不曉吏道所能不過案獄考事移書下記對卿便給之准無一閱備皆淺略不及偏駁不純俱有闕遺何以相言

論衡卷十二終

九月十日校讐第十一第十二兩卷望之

第宋

論衡卷十三

效力篇

程才量知之篇徒言知學未言才力也人有知學則有力矣文吏以理事爲力而儒生以學問爲力或問揚子雲曰力能扛鴻鼎揭華旗知德亦有之乎荅曰百人矣夫知德百人者與彼扛鴻鼎揭華旗者爲料敵也夫壯士力多者扛鼎揭旗儒生力多者博達疏通故博達疏通儒生之力也舉重拔堅壯士之力也梓材曰彊人有王開賢厥率化民此言賢人亦壯彊

論衡

卷十三

一

於禮義故能開賢其率化民化民須禮義禮義須文章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能學文有力之驗也問曰說一經之儒可謂有力者曰非有力者也陳留龐少都每薦諸生之吏常曰王甲某子才能百人太守非其能不荅少都更曰言之尚少王甲某子才能百萬人太守怒曰親吏妄言少都曰文吏不通一經一文不調師一言諸生能說百萬章句非才知百萬人乎太守無以應夫少都之言實也然猶未也何則諸生能傳百萬言不能覽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爲博殷周以前頗載六經儒生所不能說也秦漢之事儒生不見力劣不能覽也周監二代漢監周秦周秦以來儒生不知漢欲觀覽儒生無力使儒生博觀覽則爲文儒文儒者力多於儒生如少都之言文儒才能千萬人矣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由此言之儒者所懷獨已重矣志所欲至獨已遠矣身載重任至於終死不倦不衰力獨多矣夫曾子載於仁而儒生載於學所載不同輕重均也夫一石之重一人

挈之十石以上二人不能舉也世多挈一石之任寡
有舉十石之力儒生所載非徒十石之重也地力盛
者草木暢茂一畝之收當中田五畝之分苗田人知
出穀多者地力盛不知出文多者才知茂失事理之
實矣夫文儒之力過於儒生況文吏乎能舉賢薦士
世謂之多力也然能舉賢薦士上書日記也能上書
日記者文儒也文儒非必諸生也賢達用文則是矣
谷子雲唐子高章奏百上筆有餘力極言不諱文不
折乏非夫才知之人不能爲也孔子周世多力之人

也作春秋刪五經祕書微文無所不定山大者雲多

泰山不崇朝辨雨雨天下夫然則賢者有雲雨之知

故一有其吐文萬牒以上可謂多力矣世稱力者常

衰烏獲然則董仲舒楊子雲文之烏獲也秦武王與

孟說舉鼎不任絕脈而死少文之人與董仲舒等漏

胷中之思必將不任有絕脈之變王莽之時省五經

章句皆爲二十萬博士弟子郭路夜定舊說死於燭

下精思不任絕脈氣滅也顏氏之子已曾馳過孔子

於塗矣劣倦罷極髮白齒落夫以庶幾之材猶有仆

頓之禍孔子力優顏淵不任也才力不相如則其知
思不相及也勉自什伯鬲中嘔血失寃狂亂遂至氣
絕書五行之牘書十奏之記其才劣者筆墨之力尤
難況乃連句結章篇至十百哉力獨多矣江河之水
馳涌滑湍席地長遠無枯竭之流本源盛矣知江河
之流遠地中之源盛不知萬牒之人胃中之才茂有
無字迷惑者也故望見驥足不異於衆馬之蹄躡平陸
而馳騁千里之迹斯須可見夫馬足人手同一實也
稱驥之足不薦文人之手不知類也夫能論勛力以

見比類者則能取文力之人立之朝廷故夫文力之
人助有力之將乃能以力爲功有力無助以力爲禍
何以驗之長巨之物彊力之人乃能舉之重任之車
彊力之牛乃能輓之是任車上阪彊牛引前力人推
後乃能升踰如牛羸人罷任車退却還墮坑谷有破
覆之敗矣文儒懷先王之道含百家之言其難推引
非徒任車之重也薦致之者罷羸無力遂却退竄於
巖穴矣河發崑崙江起岷山水力盛多滂沛不流浸
下益盛不得廣岸低地不能通流入乎東海如岸狹

宋本深作滯
纂作夏

地仰溝洫決決散在丘墟矣文儒之知有似於此文
章滂沛不遭有力之將援引薦舉亦將棄遺於衡門
之下固安得升陟聖主之庭論說政事之務乎火之
光也不舉不明有人於斯其知如京其德如山力重
不能自稱須人乃舉而莫之助抱其盛高之力竄於
閭巷之深何時得達豈育古之多力者身能負荷千
鈞手能決角伸鉤使之自舉不能離地智能滿胷之
人宜在王闕須三寸之舌一尺之筆然後自動不能
自進進之又不能自安須人能動待人能安道重知

大位地難適也小石附於山山力能得持之在沙丘
之間小石輕微亦能自安至於大石沙土不覆山不
能持處危峭之際則必崩墜於坑谷之間矣大智之
重遭小才之將無左右沙土之助雖在顯位將不能
持則有大石崩墜之難也或伐薪於山輕小之木合
能束之至於大木十圍以上引之不能動推之不能
移則委之於山林收所束之小木而歸由斯以論知
能之大者其猶十圍以上木也人力不能舉薦其猶
薪者不能推引大木也孔子周流無所留止非聖才

不明道大難行人不能用也故夫孔子山中巨木之類也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管仲有力桓公能舉之可謂壯彊矣吳不能用子胥楚不能用屈原二子力重兩主不能舉也舉物不勝委地而去可也時或恚怒斧斲破敗此則子胥屈原所取害也淵中之魚遞相吞食度口所能容然後嚙之口不能受哽咽不能下故夫商鞅三說孝公後說者用前二難用後一易行也觀管仲之明法察閭閻之耕戰固非弱

宋本或作惑

入

宋本之作韓
華作軍

劣之主所能用也六國之時賢才之臣人楚楚重出齊齊輕爲趙趙完畔魏魏傷韓用申不害行其三符兵不侵境蓋十五年不能用之又不可察其書兵挫華破國并於秦殷周之世亂跡相屬亡禍比肩豈其心不欲爲治乎力弱智劣不能納至言也是故追重一人之跡不能蹈也磁大一人之掌不能推也賢臣有勁彊之優愚主有不堪之劣以此相求禽魚相與遊也干將之刃人不推頓菰瓠不能傷篠簞之箭機不能動發魯縞不能穿非無干將篠簞之才也無推頓

筋宋

宋本用作食

鐘宋

鍾宋

宋本也作者

發動之主、荏瓠脅縞不穿傷焉、望斬旗穿革之功乎、
故引弓之力、不能引彊弩、弩力五石、引以三石、筋絕、
骨折、不能舉也、故力不任彊引、則有變惡折脊之禍、
知不能用賢、則有傷德毀名之敗、論事者不曰才大、
道重、上不能用、而曰不肖、不能自達、自達者帶絕不、
抗、自銜者賈賤不譬、案諸爲人用之物、須人用之功、
力乃立、鑿所以入木者、槌叩之也、鐘所以能振地者、
踞蹈之也、諸有鋒刃之器、所以能斷斬割削者、手能、
把持之也、力能推引之也、韓信去楚入漢、項羽不能、

安、高祖能持之也、能用其善、能安其身、則能量其力、
能別其功矣、樊鄴有攻城野戰之功、高祖行封、先及、
蕭何、則比蕭何於獵人、同樊鄴於獵犬也、夫蕭何安、
坐、樊鄴馳走、封不及馳走、而先安坐者、蕭何以知爲、
力、而樊鄴以力爲功也、蕭何所以能使樊鄴者、以入、
秦收歛文書也、衆將拾金、何獨掇書、坐知秦之形勢、
是以能圖其利害、衆將馳走者、何驅之也、故叔孫通、
定儀而高祖以尊、蕭何造律而漢室以寧、案儀律之、
功重於野戰、斬首之力、不及尊主、故夫墾草殖穀、農、

宋本能舉北
作力糾國

筋宋

贏宋

宋本帛作綿

夫之力也、勇猛功戰、士卒之力也、構架斲削、工匠之
力也、治書定簿、佐史之力也、論道議政、賢儒之力也、
人生莫不有力、所以爲力者、或尊或卑、孔子能舉北
門之關、不以力自章、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義之力
榮也、

別通篇

富人之宅、以一丈之地爲內、內中所有柙匱、所羸縑
布絲帛也、貧人之宅、亦以一丈爲內、內中空虛、徒四
壁立、故名曰貧、夫通人猶富人、不通者猶貧人也、俱

宋本上不字脫

以七尺爲形、通人胷中懷百家之言、不通者空腹無
一牒之誦、貧人之內、徒四所壁立也、募料貧富不相
如、則夫通與不通、不相及也、世人慕富不榮、通羞貧
不賤、不賢不推類、以況之也、夫富人可慕者、貨財多
則饒裕、故人慕之、夫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
通人積文十篋以上、聖人之言、賢者之語、上自黃帝
下至秦漢、治國肥家之術、刺世譏俗之言、備矣、使人
通明博見、其爲可榮、非徒縑布絲綿也、蕭何入秦、收
拾文書、漢所以能制九州者、文書之力也、以文書御

天下天下之富孰與家人之財人目不見青黃曰盲耳不聞宮商曰聾鼻不知香臭曰癰癰聾與盲不成人者也人不博覽者不聞古今不見事類不知然否猶目盲耳聾鼻癰者也儒生不覽猶爲閉閤況庸人無篇章之業不知是非其爲閉閤甚矣此則土木之人耳目俱足無聞見也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鼈其尤甚者觀蛟龍足行跡跡故所見之物異也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入道彌深所見彌大人之遊也必欲人

都都多奇觀也入都必欲見市市多異貨也百家之言古今行事其爲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遊於都邑者心厭觀於大市者意飽況遊於道藝之際哉大川旱不枯者多所疏也潢汙兼日不雨泥輒見者無所通也是故大川相間小川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夫人含百家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不謂之大者是謂海小於百川也夫海大於百川也人皆知之通者明於不通莫之能別也潤下作鹹水之滋味也東海水鹹流廣大也西

用鹽井源泉深也人或無井而食或穿井不得泉有
鹽井之利乎不與賢聖通業望有高世之名難哉法
令之家不見行事議罪不可審章句之生不覽古今
論事不實或以說一經爲是何須博覽夫孔子之門
講習五經五經皆習庶幾之才也顏淵曰博我以文
才智高者能爲博矣顏淵之曰博者豈徒一經哉我
不能博五經又不能博衆事守信一學不好廣觀無
溫故知新之明而有守愚不覽之闇其謂一經是者
其宜也開戶內曰之光日光不能照幽鑿窓啓牖以

助戶明也夫一經之說猶日明也助以傳書猶窓牖
也百家之言令人曉明非徒窓牖之開日光之照也
是故自光照室內道術明胷中開戶內光坐高堂之
上眇升樓臺窺四隣之庭人之所願也閉戶幽坐向
冥冥之內穿墻穴卧造黃泉之際人之所惡也夫閉
心塞意不高瞻覽者死人之徒也哉孝武皇帝時燕
王旦在明光宮欲入所卧戶三百盡閉使侍者二十
人開戶戶不開其後旦坐謀反自殺夫戶閉燕王旦
死之狀也死者凶事也故以閉塞爲占齊慶封不通

六國大夫會而賦詩、慶封不曉其後果有楚靈之禍也。夫不開通於學者、尸尚能行者也。亾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春秋薄社、周以爲戒。夫經藝傳書、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人之不通覽者、薄社之類也。是故氣不通者、彊壯之人死、榮華之物枯、東海之中可食之物集、糝非一、以其大也。夫水精氣渥盛、故其生物也衆多奇異。故夫大人之胃懷非一、才高知大、故其於道術無所不包。學士同門、高業之生衆共宗之。何則？知經指深、曉師言多也。

鉛宋本作粘

夫古今之事、百家之言、其爲深多也。豈徒師門高業之生哉？甘酒醴、不酤飴蜜、未爲能知味也。耕夫多殖嘉穀、謂之上農夫。其少者謂之下農夫。學士之才、農夫之力、一也能多種穀、謂之上農。能博學問、謂之上儒。是稱牛之服重、不譽馬速也。譽手毀足、孰謂之慧矣。縣道不通於野、野路不達於邑。騎馬乘舟者、必不由也。故血脈不通、人以甚病。夫不通者、惡事也。故其禍變致不善。是故盜賊宿於穢草、邪心生於無道。無道者、無道術也。醫能治一病、謂之巧。能治百病、謂之

良是故良醫服百病之方治百人之疾大才懷百家之言故能治百族之亂扁鵲之方孰若巧之一伎子貢曰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益以宗廟百官喻孔子道也孔子道美故譬以宗廟衆多非一故喻以百官由此言之道達廣博者孔子之徒也殷周之地極五千里荒服要服勤能牧之漢氏廓土牧萬里之外要荒之地袞衣博帶夫德不優者不能懷遠才不大者不能博見故多聞博識無頑鄙之訾深知道術無淺闇之毀也人好觀圖畫者圖上所畫古之列人也見列人之面孰與觀其言行置之

空壁形容具存人不激勸者不見言行也古賢之遺文竹帛之所載粲然豈徒牆壁之畫哉空器在厨金銀塗飾其中無物益於饑人不顧也肴膳甘醢土釜之盛入者鄉之古賢文之美善可甘非徒器中之物也讀觀有益非徒膳食有補也故器空無實饑者不顧胸虛無懷朝廷不御也劍伎之家鬪戰必勝者得曲城越女之學也兩敵相遭一巧一拙其必勝者有術之家也孔墨之業賢聖之書非徒曲城越女之功

也。成人之操，益人之知，非徒戰鬪必勝之策也。故劍
伎之術，有必勝之名；賢聖之書，有必尊之聲。縣邑之
吏，召諸治下，將相問以政化，曉慧之吏，陳所聞見，將
相覺悟，得以改政。古文聖賢言行，竹帛所傳，練人之
心，聰人之知，非徒縣邑之吏對向之語也。禹益益治
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
所聞見作山海經，非禹益不能行遠。山海不造，然則
山海之造，見物博也。董仲舒、賈誼、重常之鳥，劉子政、曉
貳負之尸，皆見山海經，故能立二事之說，使禹益行

地不遠，不能作山海經。董劉不讀山海經，不能定二
疑，實沉、臺台、子產博物，故能言之。龍見絳郊，蔡墨曉
占，故能禦之。父兄在千里之外，且死，遺教戒之書，子
弟賢者求索觀讀，服臆不舍，重先敬長，謹慎之。一有
也不肖者，輕慢佚忽，無原察之意。古聖先賢遺後人
文字，其重非徒父兄之書也。或觀讀采取，或棄捐不
錄，二者之相高下也。行路之人，皆能論之，況辯照然

宋本相作於

宋本不作實

否者，不能別之乎？孔子病，商瞿卜期日中，孔子曰：「取
書來，比至日中，何事乎？」聖人之好學也，且死不休，念

宋本法作漢

宋本之作人

宋本亦作微

宋本辨作辨

宋本胸作胸
下同

宋本也作之

在經書不以臨死之故棄忘道藝其爲百世之聖師
法祖修葢不虛矣自孔子以下至漢之際有才能之
稱者非有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也不說五經則讀書
傳書傳文大難以備之卜卦占射凶吉皆文武之道
昔有商瞿能占爻卦未有東方朔翼少君能達占射
覆道雖小亦聖人之術也曾又不知人生稟五常之
性好道樂學故辯於物今則不然飽食快飲慮深求
卧腹爲飯坑腸爲酒囊是則物也僕蟲三百人爲之
長天地之性人爲貴貴其識知也今閉聞脂塞無所
好欲與三百僕蟲何以異而謂之爲長而貴之乎

諸夏之人所以貴於夷狄者以其通仁義之文知古
今之學也如徒作其胸中之知以取衣食經歷年月
白首沒齒終無曉知夷狄之次也觀夫蜘蛛之經絲
以罔飛蟲也人之用作安能過之任胸中之知辨權
利之詐以取富壽之樂無古今之學蜘蛛之類也含
血之蟲無餓死之患皆能以知求索飲食也不通
者亦能自供仕官爲吏亦得高官將相長吏猶吾大
夫高子也安能別之隨時積功以命得官不曉古今

右宋

宋本如作知

以位爲賢與文之異術安得識別通人俟以不次乎
將相長吏不得若有扶風蔡伯偕鬱林太守張孟嘗
東萊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覽達古今故其敬
通人也如見大賓燕昭爲鄒衍擁篲彼獨受何性哉
東成令董仲綬知爲儒臬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
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圭璧之敬知之
明也故夫能知之也凡石生光氣不知之也金玉無
潤色自武帝以至今朝數舉賢良令人射策甲乙之
科若董仲舒唐子高谷子雲丁伯玉策旣中實文說

美善博覽膏腴之所生也使四者經徒能摘筆徒能
記疏不見古今之書安能建美善於聖王之庭乎孝
明之時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中監以問百官百
官莫知夫倉頡之章小學之書文字備具至於無能
對聖國之問者是皆美命隨牒之人多在官也木旁
多文字且不能知其欲及若董仲舒之知重常劉子
政之知貳負難哉或曰通人之官蘭臺令史職校書
定字比夫太史太祝職在文書無典民之用不可施
設是以蘭臺之史班固賈逵楊終傳毅之徒名香之

祝宋

美委積不繼大用於世曰此不繼周世通覽之人鄒
衍之徒孫卿之輩受時王之寵尊顯於世董仲舒雖
無鼎足之位知在公卿之上周監二代漢監周秦然
則蘭臺之宮國所監得失也以心如九邱爲體內藏
眸子如豆爲身光明令史雖微典國道藏通人所由
進猶博士之官儒生所由興也委積不繼豈聖國微
遇之哉殆以書未定而職未畢也

超奇篇

通書千篇以上萬卷以下弘暢雅言審定文讀而以

教授爲人師者通人也杼其義旨損益其文句而以
上書奏記或輿論立說結連篇章者文人鴻儒也好
學勤力博聞強識世間多有著書表文論說古今萬
不耐一然則著書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入山見
木長短無所不知入野見草大小無所不識然而不
能伐木以作室屋採草以和方藥此知草木所不能
用也夫通人覽見廣博不能掇以論說此爲匿生書
主人孔子所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者也與彼
草木不能伐採一實也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

世宋

宋本昨作牟

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於胸中也。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卽徒誦讀、讀詩、諷術、雖千篇以上、鸚鵡能言之類也。衍傳書之意、出膏腴之辭、非俶儻之才、不能任也。夫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雲、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並出一時也。其餘直有往往而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故夫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大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故儒生過俗人、通

五宋

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超文人。故夫鴻儒所謂超而又超者也。以超之奇、退與儒生相料、文軒之比、於敝車錦繡之方、於緼袍也。其相過遠矣。如與俗人相料、太山之巔、墮長狄之項、跽不足以喻。故夫丘山以土石爲體、其有銅鐵山之奇也。銅鐵旣奇、或出金玉、然鴻儒世之金玉也。奇而又奇矣。奇而又奇、才相超乘、皆有品差。儒生說名於儒門、過俗之遠也。或不能說一經、教誨後生、或帶徒聚衆、說論洞濫、稱爲經明、或不能成牘、治一說、或能陳得失、奏便宜、言應經

宋本之作人

宋本胸作句

傳文如星月其高第若谷子雲唐子高者說書於牘
奏之上不能連結篇章或抽列古今紀著行事若司
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
子高遠矣然而因成紀前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
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取於外然而淺露易
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成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
太玄經造於助思極窅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
也孔子作春秋二子作兩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
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王公子問於桓君山以揚子

宋本之作文

宋本揚作楊

宋本彼作徐

宋本胸作句

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君山差才可謂得
高下之實矣采玉者心羨於玉鑽龜能知神於龜能
差衆儒之才累其高下賢於所累又作新論論世間
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
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爲鴻眇之
才故有嘉令之文筆能著文則心能謀論文由胸中
而出心以文爲表觀見其文奇偉倣儻可謂得論也
由此言之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
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葉

皮設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選士以射，心平體正，執弓矢審固，然後射中。論說之出，猶弓矢之發也。論之應理，猶矢之中的。夫射以矢中效巧，論以文墨驗奇。奇巧俱發於心，其實一也。文有深指巨略，君臣治術，身不得行，口不能繼，表著情心，以明已之必能爲之也。孔子作春秋，以示王意，然則孔子之春秋，素王之業也。諸子

之傳書，素相之事也。觀春秋以見王意，讀諸子以睹相指，故曰陳平割肉，丞相之端見。叔孫敖決期，思令君之兆著。觀讀傳書之文，治道政務，非徒割肉決水之占也。足不彊則跡不遠，鋒不銛則割不深。連結篇章，必大才智鴻懿之俊也。或曰：著書之人，博覽多問，學問習熟，則能推類興文。文由外而興，未必實才。學文相副也。且淺意於華葉之言，無根核之深，不見大道體要，故立功者希。安危之際，文人不與，無能建功之驗，徒能筆說之效也。曰：此不然。周世著書之人，皆

宋本起作趙

權謀之臣、漢世直言之士、皆通覽之吏、豈謂文非華
葉之生、根核推之也、心思爲謀、集札爲文、情見於辭、
意驗於言、商鞅相秦、致功於霸、作耕戰之書、虞卿爲
趙、決計定說、行退作春秋之思、起城中之議、耕戰之
書、秦堂上之計也、陸賈消呂氏之謀、與新語同一意、
桓君山易鼂鎔之策、與新論共一思、觀谷永之陳說、
唐林之宜言、劉向之切議、以知爲本、筆墨之文、將而
送之、豈徒雕文飾辭、苟爲華葉之言哉、精誠由中、故
其文語感動人深、是故魯連飛書、燕將自殺、鄒陽上

宋本自作目

疏、梁孝開牢、書疏文義、奪於肝心、非徒博覽者所能
造、習熟者所能爲也、夫鴻儒希有、而文人比然、將相
長吏、安可不貴、豈徒用其才力、游文於牒牘哉、州郡
有憂、能治章上奏、解理結煩、使州郡連事、有如唐子
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
解者哉、古昔之遠、四方辟匿、文墨之士、難得紀錄、且
近自以會稽言之、周長生者、文士之雄也、在州爲刺
史、任安舉奏、在郡爲太守、孟觀上書、事解憂除、州郡
無事、二將以全長生之身、不尊顯、非其才知少、功力

薄也。二將懷俗人之節，不能貴也。使遭前世燕昭，則長生已蒙鄒衍之寵矣。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長生之才，非徒銳於牒牘也。作洞歷十篇，上自黃帝，下至漢朝，鋒芒毛髮之事，莫不紀載，與太史公表紀相似類也。上通下達，故曰洞歷。然則長生非徒文人，所謂鴻儒者也。前世有嚴夫子，後有吳君商，未有周長。上白雉貢於越，暢草獻於宛，雍州出玉，荆楊生金，珍物產

於四遠，幽遼之地，未可言無奇人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之徒？與何言之卓殊？文之美麗也。唐勒、宋玉亦楚文人也。竹帛不紀者，屈原在其上也。會稽文才，豈獨周長生哉？所以末論列者，長生尤踰出也。九州多山，而華岱爲嶽；四方多川，而江河爲瀆者，華岱高而江河大也。長生州郡高大者也，同姓之伯賢，舍而譽他族之孟未爲得也。長生說文辭之伯，文人之所共宗，獨紀錄之春秋，記元於魯之義也。

蜜宋

宋本意作章

宋本何作實

宋本見是推令作見推令

決宋

俗好高古而稱所聞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密酪辛苦，長生家在會稽。生在今世，文意雖奇，論者猶謂穉於前人。天稟元氣，人受元精，豈爲古今者差？殺哉，優者爲高明者爲上，何事之人見然否之分者？睹非却前，退置於後，見是推今，進置於古。心明知昭，不惑於俗也。班叔皮續太史公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淺，理備觀讀之者以爲甲。而太史公之子男孟堅爲尚書郎，文比叔皮非徒五百里也。乃夫周召魯衛之謂也，苟可高古，而班氏父子不足紀也。周有郁

郁之文者，在百世之末也。漢在百世之後，文論辭說安得不茂？喻大以小，推民家事以睹王廷之義。廬宅始成，桑麻纔有，居之歷歲，子孫相續。桃李梅杏，菴丘蔽野，根莖衆多，則華葉繁茂。漢氏治定久矣，土廣民衆，義興事起，華葉之言安得不繁？夫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山之禿也，孰其茂也？地之瀉也，孰其滋也？文章之人，滋茂漢朝者，乃夫漢家熾盛之瑞也。天晏列宿，煥炳陰雨，日月蔽匿，方今文人並出，見者乃夫漢朝明明之驗也。高祖讀陸賈之書，歎

郎宋

稱萬歲徐樂主父偃上疏徵拜郎中方今未聞膳無
苦酸之肴口所不甘味手不舉以啖人詔書每下文
義經傳四科詔書斐然郁郁好文之明驗也上書不
實核著書無義指萬歲之聲徵拜之恩何從發哉飾
面者皆欲爲好而運目者希文音者皆欲爲悲而驚
耳者寡陸賈之書未奏徐樂主父之策未聞羣諸聾
言之徒言事麤醜文不美潤不指所謂文辭淫滑不
被濤沙之謫幸矣焉蒙徵拜爲郎中之寵乎

論衡卷十三終

110X

567

100

72